

榆钱饭

□邢德安

一天中午,我刚要准备吃饭,邻居嫂子端了一碗刚刚蒸熟的榆钱饭说:“大兄弟,好多天没吃榆钱饭了,给!尝尝鲜吧!”我赶忙上前接过,又问她:“都是六七十岁的人了,你还能上树捋榆钱?”“哪儿是我上树捋的呀,是儿媳妇在城里集市上买的。其实呀,也就是年轻人稀罕,咱们这代人真没少吃。”看着榆钱饭,我的心里久久不能平静,陷入了对往事深深的回忆。

在过去那个艰苦的年代,每逢青黄不接的二三月,缸里、屯里的粮食即将见底的时候,人们的目光便盯上了田野里、枝头上一切可以果腹的东西,而榆钱则是不二的选择。榆钱可以生吃,也可熟食,但大部分人都是选择煮熟吃。将捋下来的榆钱拣去杂质,用水洗过晾干,然后拌上玉米掺入笼上锅,不一会儿就可蒸熟。每当这个时候,即使走在大街上,那股清香扑鼻的气味也会钻入五脏肺腑,勾起无限的食欲。待揭开锅盖,趁热吃,香嫩软糯;凉了吃,拌上油盐葱花调料,又是另一番风味。小时候,为了填饱肚子,我们顾不上危险,爬到高高的榆树上,粗糙的树皮往往把胸前的衣服磨破,在肚子上留下一道道血痕。有时候,正在尽力抓向某一处枝条时,忽然一阵大风刮来,树冠来回摆动,立马会惊出一身冷汗。当第一把榆钱捋到手里后,我会在第一时间揉进嘴里,一饱口福。不过,这榆钱只能吃个三五天,很快就会变成白色,随风飘落了。我们好希望春天常在,榆钱永远不停地生长。

那个时代已经远去了,它不仅留下了贫穷和痛苦的记忆,也有少年天性使然带来的欢乐与喜悦,还有空着肚子,提着篮子和布袋,跑向沟沟岭岭,寻找野菜所发生的故事。如今,当春风吹来第一缕绿色,桃红柳绿百花烂漫,春天不仅满足了人们的视觉享受,还有对食物的需求。人们走向田野,走进村庄,看着那处处新绿,拿出用手机拍照,把回忆与故事都装进照片里。谈论的话题自然也少不了榆钱的吃法和对味蕾的满足。同样是榆钱,不同时期,人们的意识也发生了不同的变化。当初为了填饱肚子,解决吃饭问题的榆钱,被逐渐演变为美味。无论从感觉上,还是视觉品味,都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化。由于对榆钱的喜爱,人们敬仰和爱护榆树,并且栽种榆树。更因为榆钱与“余钱”谐音,每逢春季,人们都会到野外摘取或购回一些榆钱,做一顿心怡可口的榆钱饭。

如今,望着树上的榆钱,人们眼里透出的不再是饥饿和贪婪的目光,而是悠闲坦然的欣赏和愉悦。瞬间的回忆,被春风吹向山顶沟壑,让山花收走,被白云带去。留下的是旧物品引发的新话题和对时代的感恩,以及对生活的希望和对生命的尊敬。



漯河晚报微信公众号

教儿子读诗

□安小悠

元旦那天我曾许下“宏愿”,并书之于洗漱台镜子上方时刻提醒:2020年,读诗和习字一日不可荒废。

通常用流行的说法,我是个佛系妈妈,对待儿子完全“顺乎天性,顺其自然”。但儿子已六岁,九月份要入小学。所谓“父母之爱子,则为之计深远”,学习是要抓一抓了。尤其是疫情困守在家不能上学,更要两手抓,两手都要硬——一手抓身体健康,一手抓学习不荒。

幼儿园不上网课,但老师每天都会布置留作业。除此之外,我拿出《唐诗三百首》,要求他每天背一首。其实从去年年初开始,背诗计划就开启了。但终究是我偷懒,常“三天打鱼两天晒网”,收效不佳。

他乐意完成老师每天布置的作业,对于背诗,他觉得是附加劳动,是我对他的“剥削”。起初,他会讲不背书的各种理由,或千方百计“偷工减料”,今天背一句?两句?我不说话,他知道这是不同意,顿感万分委屈,眼泪嵌在眶中打转。我看着于心不忍,极想立刻恢复往昔温柔的慈母形象,同时又十分矛盾,一方面想让他快乐玩耍,另一方面又想让他刻苦上进,这难道是“鱼和熊掌”的关系吗?

好在坚持下来,他已养成习惯,有时甚至不用我督促。为激发他的背诗热

情,也便于巩固复习,我们玩飞花令。在背过的诗中,每天一个主题,例如“风”“花”“雪”“月”“山”“楼”等,或以作者为主题。有时他全背,有时我们接龙。他最喜欢孟浩然的诗,尤其喜欢《过故人庄》,不仅熟背,还会改写。比如喝菊花茶时,他举起茶杯,故作深情地诵出“待到重阳日,还来喝菊花茶”,再“干杯”,一饮而尽。这真是小孩子的纯真。我不知道他是因孟浩然而爱上菊花茶,还是因菊花茶而爱上孟浩然,也许二者并无区别,反正他每天都要喝上几杯菊花茶。

付出就有收获。前天老师让写“长”字并组词,他当然会组“长江”“长大”,没想到他竟组了“长安市上酒家眠”,看我惊呆了的神情,他眼珠一转,又来一句,“青海长云暗雪山”,我简直要为他鼓掌,忍不住亲他一口。还有上周末,我带他去河堤玩耍,沿岸“轻盈春柳能眠”,我牵着他的小手走过,风来时,他感慨“大风起兮云飞扬”,看到小鸟从树丛飞出远去不见,他顺口而出“黄鹤一去不复返”。啊!那语气充满童真的惊喜。他记住诗句,却不解其意。但我亦为他骄傲,不由得将他的手攥得更紧些。

古人谓“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,一则以喜,一则以惧。”年少时只知其句,对于其中的深情近日才初有体会。所谓岁月情深,大抵如此吧!教孩子读诗,培养他以“诗心”对待生活,是我送给他终身的礼物。

童年的小油灯

□李季

小时候,母亲让我猜过一个谜语:什么东西能一下把屋子装满?我猜了很久猜不出来,母亲点亮油灯说:“是灯光。”从那时起,童年那盏小油灯微弱的灯光就暖暖地照满了我整个心房。

一个又一个漫长的冬夜,我睡在被窝里,母亲坐在床边,一边给我讲故事,一边纳鞋底,跳动的火苗和精彩的故事伴我进入梦乡。

上学后,每晚和姐姐趴在饭桌的两边,在同一盏灯下写作业。偶尔写错后撕下的废纸,我和姐姐在油灯上点着,扔到地上,趴在地上嘻嘻哈哈地对着纸灰磕个头。一家人都围在灯下,母亲缝补衣服,父亲叼着烟卷在旁边捆绑第二天要卖的菜。岁月原来可以这般静好安稳。

小学毕业那年,有一段时间,学校安排晚间补课。每个课桌上都放着两盏灯,教室的墙上闪动着同学们的脑袋和身影,老师的脸在晃动的灯光里闪来闪去,像不真实的梦境。下了晚自习,我们结伴回去,四周都是虫子的叫声。后来,有个淘气的同学逮到一只老鼠,浇上油点燃了,谁知老鼠跑进学校大门外的草垛里,引发了一场小小的火灾。晚自习就此结束了。

过去点灯用香油,所以才有“小老鼠上灯台,偷油喝下不来”的童

谣。后来有了煤油,就不再用昂贵的香油了。我们一直叫煤油为洋油,最早也是舶来品。记事时,煤油还是凭票供应的,小孩子们就经常结伴提着黑乎乎的油瓶去代销点打油。去的时候,一路打打闹闹。回来的时候,都小心翼翼地,生怕油洒出来。

家乡很落后,我上中学的时候才通电。点油灯的历史结束了,家家户户的油灯慢慢地消失不见了。油灯其实很漂亮,造型像葫芦,灯座中空,宛如张开的裙摆,细细的腰方便人们拿来拿去,肚子很大可以多装油,上面是灯头,一侧有小圆柄,可以拨灯芯,调节亮度,最上面的是透明的灯罩。勤劳的主妇们总会保持灯盏的洁净,看这家人懒不懒,看看他们家的灯罩就知道了。当然,很多人家的灯是墨水瓶做的,在瓶盖上打个孔,穿进一根细细的铁管,用一束白线或草纸搓成条做灯芯。我小时候就用了这么多年这样的灯。

我们有一首关于灯的童谣:“九莲灯灯拜拜,拜拜里面太太。太太出来烧香,烧香烧到庙堂。庙堂有个和尚,和尚出来点灯,烧了鼻子眼睛。”小时候经常唱来唱去,只是觉得顺口,并不能理解其中的诙谐幽默。关于灯的诗句非常多,比较喜欢的一句是“闲敲棋子落灯花”,影影绰绰的影像,朦胧的心情,都随那灯火湮灭于岁月深处。

写给奶奶

亲爱的奶奶:

您在天堂还好吧!不知不觉,您已经离开二十年了。这二十年来,每每想起您,往事便历历在目。

奶奶,在我的记忆中,您满头银发,脑后终年梳着髻,面容慈祥,饱经风霜的脸庞总是挂着笑意,身上总是穿着蓝灰色的褂子,腰间总是系一条围裙。您是一位地道的农家妇女,有着中国传统农家妇女的勤劳和善良。您的一生,是勤劳的一生,是坎坷的一生。

奶奶,我听父亲说,爷爷因为年轻时犯错进行劳动改造,您一个人拉扯着父亲和姑姑长大成人。很难想象,您那么瘦弱,每天除了操持家务,还要像男人一样耕田犁地,忙里忙外,您是怎么在那段艰难的岁月里熬过来的?

奶奶,您的身影几乎占据了我童年生活的全部。印象最深刻的,是您带着我去小商桥赶会。每次您都紧紧地拉着我的小手,怕我走丢了。当时最开心的事情,就是能和您在会上吃上一碗香喷喷的炒凉粉。您总是坐在我身旁,笑眯眯地看着我吃。我也曾经让您吃,您却说胃不好,不敢吃这个,我竟然傻乎乎地信以为真。

奶奶,现在是春暖花开的季节,您还记得咱家的桃园吧?您不顾年事已高,行动不便,每年桃子挂果后,坚持自己住在桃园看桃。为的是看好自家的桃子,卖个好价钱,供我和弟弟上学。暑假我要替换您,您坚决不肯。奶奶啊,您为了这个家,为了您的孙子,付出太多太多!

奶奶,您虽然不识字,却一直非常关心我的学习。每天我去上学,您都要反复叮嘱,只要我从学校拿回家奖状,您都笑眯眯地摸着我的头夸我聪明,是您的好孙子,还张罗着给我做好吃的。我一直用功读书,每次考试都能捧回奖状,您总是笑眯眯地让父亲把奖状贴到堂屋正中间的墙上,直到贴满后再贴到一侧的墙壁上。

奶奶,您为咱这个家积劳成疾,记得我上初二那年的一天早上,您正在做饭,突然晕倒了。父亲赶忙把您送去医院,经诊断为脑梗!后来虽然痊愈,右腿右手从此不再灵活。后来我考上师范,毕业后回老家当了一名教师,每次回家,您总是对我说,要好好教书。我暗暗发誓:一定要竭尽全力,把您的病治好。可是,我还没来得及兑现承诺,您脑梗复发,匆匆地走了。奶奶,没能让您享上福是我心头永远的痛!

奶奶,您走之后,父亲遵照您的遗愿,将您和爷爷合葬在桃园,继续看护咱家的桃园。每年清明节,正是桃花盛开的时候,我都会回老家陪您说说话。想念着您慈祥的面容,想念着您往昔对孙儿的好!

您往昔对孙儿的好!

您的孙儿 曾洋

2020年3月30日